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10



文庫 11
D 295
10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柳田泉文亭

直諫三 附載

趙天麟 鄭介夫 黃如徵

趙天麟字

□

山東東平人

中州志云僑寓夏邑舉鄉貢

博學能文世祖至

元中以布衣進太平金鏡策前後數萬餘言評論政事多切時
宜今傳其略曰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
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
而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
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烝民之心非
有名不足以立烝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
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也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

續弘簡錄

續弘簡錄

卷二十五

直諫三

010190563028

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貫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欲所
移雖神聖不能無人心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名
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又非心而不立夫
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爲事也仁者心之愛義
者心之宜禮者心之節智者心之覺信者心之實也理以存妙
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
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
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在上者心定則化
育之方備此自然之道也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
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旣失民望日失民
心而王政衰矣是以帝王之德貴公而不私臣聞未宜輕舉者
四海之宗不可常虛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處人違析羽

之昭睿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尙貫大經矧此
基繫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
而行孝奚暇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
卿外而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
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續述文
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
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榮金輝之太坐事專歸於副
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樞
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綱維良才司令則坐見塵清昧者持
衡則多生僻事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員而非其
才尙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
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
階宥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若謂藉
其重以鎮之則舉朝庶政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
子鎮之哉若謂他人不得居此職則太師太保太傅司徒國王
暨列公亦嘗任之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令異姓爲之何獨
他人不可居此職哉况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龍
樓問寢殷勤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徽柔
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旣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致諫之鼓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伏
望慎選碩德耆舊之人早加輔導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
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維
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
令使之官卽聖主錫軍民之福也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
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
宮周於外以合之墻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堂寢分方庭砌唐
陳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嚴肅斲礪其桷以
示麗而不奢覆蓋用茅以示儉而有節蓋廟之制度也祖功宗
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
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自班乎昭穆以取其深遠
而常從其穆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
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
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
祔於祖父孫可以爲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
祧主旣藏祿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檐改其塗蓋廟之祧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禘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牲牷肥膋旨酒嘉粟粢盛豐潔器皿
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祀宜羔豚膳膏薡禴宜臄膳膏臠
嘗宜犢麋膳膏腥烝宜蠡羽膳膏羶設守祧所掌之遺衣陳奕
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廟
之時祭也太祖廟主術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巳毀未
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巳毀而祭之此廟
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廟之禘祭
也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聖朝立太常之正
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
今藉田之禮尙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
爲其豐潔之粢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
而取粟向坊局而求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
有藉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非后宮之所出也
以之對越神祇享於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
少歉乎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古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
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墮宮寧
舍設柎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於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
秩東作爰至南郊天顏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終千畝公
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宣布龍光於旣返內宰獻饗於
厥后神倉斂穫於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禮
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達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
公桑之地地逼於川築蠶室於其旁建后宮於其上宮高一丈
棘繞垣墉外戶扇而掩之逢大昕而崇此禁伐桑柘因具筐
后妃齊戒而臨焉戕斧由斯而動矣浴蠶乎水戾葉乎風蠶卒

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於后矣后於是而言曰
此以爲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
親繰手既三盆事終羣下染以玄黃朱綠爲之黼黻文章君王
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
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大田成茲盛事更望中宮協聖倣古親
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天之坤厚如此則下使田家服勤
上獲宗廟垂祐矣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
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
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
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
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率一石五斗計之則私田
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
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尤先賑惠焉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
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
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置錫之地越至於今迫於
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川費之資
僅足下民愁歎之聲未除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
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
如興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一新田
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
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
使居實職凡限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至限外之田有承佃

者卽令佃戶爲主其未經開墾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本年免其租稅次年減半三年始依例科徵所占田亦不得過限其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得過限是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止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後非田可興復矣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整齊百僚激揚萬姓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蘭露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榮或昭其嚴也鷹擊之喻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干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爲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邪指佞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將孤耶害蠶蠶微毒不攻而自息矣顧阿合高擢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臺官以下閉口吞聲宴居高坐幸而太原俠客揖聶政之長風大理名卿致臯陶之淑問一旦兇渠頓剪赤子更生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臺班豈徒稽朝祭之末儀糾案牘之細事已哉然而不言蓋由省府之職秩懸殊而不敢抗衡故也况權臣之計百網千機以崔公並職尙且繩之以極刑楊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令聖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雖眦以禁之艾頂以脅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伏望勵憲臺之丰采俾行省以齊階則委任既專而體統自肅矣見名臣奏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

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曰事非官不辦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徒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宗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詳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併而不併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

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諸衙門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統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及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旣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旣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已耳於是雜流之途進貨賄之寶開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且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數旣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又王命以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

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
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
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益生矣伏望察此
三弊凡內外不急之官吏無用之衙門可罷者罷之可併者併
之然後以慎重名器之法擇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順理
而考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
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
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見紀
事本末世祖從其言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又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
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爲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
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
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破非濫之心哉且懼獄者皆人之切

心劍日者也及乎啼鳥夜啟驛馬空流玉籥告靈金雞樹伏
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爲嘉吉之符實皆變異之徵也遂使攘劫
服賊而詭議善流屏息以啣冤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
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
脫囹圄夕櫻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
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騃頻降赦條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
外而不能自己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大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
治不難同矣若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
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一大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
伏望明罰飭法振紀肅綱俾姦人貪吏革面洗心不敢覬非常
之恩作倖邀之想天下幸甚見治平畧臣聞堯居茅屋禹戒雕墻周
王之早服漢帝之皂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

汰也下至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曉石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
太宗悲苦寒之鸚鵡斯中主之雄匹夫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
國家乃使纂組綾錦免其身金珠璧玉免其心禽鳥犀象免其
視俳優絲竹免其耳珍羞異饌免其口腹臣竊危之今國家官
階各異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實唐朝之公服
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
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
錫錯之殊節象板以爲簡銀銅以爲章此在公之品級也山節
藻稅複室重檐黻繡偏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
也今市井臧獲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車馬者古之
命物也今六合爲一冀代多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無足深怪
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膠服駕車而

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臺下及州府東
人前世皆用黛色爲區別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
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雜混常
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墻
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甚至權吏濫
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貞廉爲愚以節儉爲恥此臣所以惜之也
成宗初立天麟復上逃民策曰伏讀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
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本年全免次年半徵三年後始依例起
科自此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蠲免積逋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
民之故有五一日天二日官三日軍四日錢五日愚蓋有田之
家田爲恒產屢經饑饉糶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爲之也守令
苛刻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爲之也軍

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生理不周
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弗恤艱
難損墜遺業悔恨莫追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
民皆無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
臣謂此則非民之罪實官長之罪耳昔漢倪寬爲內史軍發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課更以最
此蓋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苟避差發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汚俗
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
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其間貧
無牛種及田器者官爲贖而頒之限三年外闢其贖主之直而
無息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爲助資之戶凡欠負他人錢債者
復業之後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償還存既復業而尚游手龍廢

虛之官限田產以絕兼并之路重農桑以絕失業之人設義倉
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雲
南金齒路進馴象天麟又上策曰當今殊方異物禽鳥犀象自
山海而來者多矣其間爲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
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蓋從行不
從令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爲隘之民乎極寒之後
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聚肌烏衣襤褸內忍饑餓
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
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
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畜畜
之無失其時則可以充國用而利民生彼斑鳩之獸繁錯之馬

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滋歎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
山航海輦贖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湊府無虛月史
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則百世之嘉致莫大之
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論議而言則受之而不却啟之而不
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上作貢而召公之戒
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
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
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
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
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哉卽中國無益之物亦不
可取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揚日

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

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

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尙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

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

朝而不求其納賄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

徼之主君毳幕靈州之渠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見續文獻

通考又言訓宗室在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闕閔子弟例得補

廕者宜嚴定試法至於獻商計羨餘者莫非措剋之臣被笞杖

復官者類皆無恥之輩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詈辱當

刑者聽其自裁籍沒者子孫免禁錮之限家財給無告之人其

論人材也辨三德而分爲九科簡八材而分爲二十六等其論

建官也行省藩鎮諸侯之專中書爲公卿大臣之任其論選

法也當以賢能爲先稱職是尙而不計資序之淺深再如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羣牧所皆裨益時政并他所著詩文尤富惜其稿多不傳

鄭介夫字以居號鐵柯浙之開化人生平剛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綱二十目畧曰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讒廢中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定致使滅宗惠帝以繼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敗亡者不可勝計草茅之士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畧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欲未開心術未定宜擇端人正士以傳翼之與之居處出入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僞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將以重國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疎畧無差

別昔晉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不可况可同名號哉

此言定諸吏之與儒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儒不通吏則爲腐儒吏不通儒則爲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以儒術飾吏治正此謂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卽名爲儒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卽名爲吏吏則指儒爲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詆吏爲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爲二遂致人員之冗莫甚於此時也久任於內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艱難久任於外者惟務苟祿不諳中朝之體統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內外互相注授歷外一任則升之朝隨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任於外者必由內發任於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

無分重輕矣

此言任官

古者自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

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

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爲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爲別里

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爲兩

途邪

此言選法

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

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

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鈔爲子既而銀已

不行所用者惟鈔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準

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勢不至於大壞極

弊不止夫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盜賊難以實行

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說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

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

此言鈔法

唐劉晏專用權鹽以充軍國之用其言曰官多則民擾但

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自

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

國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驗良法也今宜祖其遺規將鹽運司

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歸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

幹官一員充權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務於產

鹽處所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富家應當亭戶分

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貯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

亭戶不致逃亡竈戶可免追剝民戶亦無團巡誣逮之擾自昔

樂於應辦若非亭戶竈戶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

條治罪商人獲利既厚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古

今鹽法不過爲辦課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

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亭戶
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此言鹽法
今街市之間名曰嫁漢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
路爭相倣效此風尤為不美且抑良為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
絕若令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此可厚
俗之一也南北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
役者即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古
者宗廟四時之禴祀烝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宜檢
討舊典親行享廟之儀仍令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
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罪
此可厚俗之三也父子夫婦綱常之大者今醫子休妻視同犬
豕雖有抑良買休之條而轉售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受財者則

易其名曰聘禮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
人畜相等極為可憐宜嚴行禁絕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此可
厚俗之四也九品之官定為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為六等下
而臧獲定為一等使服飾各安分限貧富不得僭踰此可厚俗
之五也此言風俗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
糴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東最為得法然不可行於今矣何
也官吏為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剋減計
點之擾適以重困耳宜於各處驗戶口多寡設立義倉令百姓
各輸已粟自掌出入之數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川不費
公錢亦無損於私蓄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少則官為之立式
有地百畝者限以一歲出粟一石令本甲戶執其綱領擇鄉里
廉幹者掌其收支歲添新粟則旋廣倉廩每遇闕乏如取諸寄

其中或有侵欺則令司縣官依竊盜例科斷或司縣官因而挾勢借貸則令巡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成效優加升賞誠為安民定業之長策至於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雖官司賤價賑糶以有限之粟應未已之荒所濟無幾若勒令富家平糶則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皆稔熟及此秋成之餘急為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半運赴都半留隨省以備明年之荒可也或倣漢時輸粟為郎宋時官賣度牒之例二者但費朝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糧可立致矣此言備荒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為欺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條多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比擬是百官莫知所守

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教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名曰斷例條章曰官民要覽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前半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號令不常初降隨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禁牛而私宰者盈市奸盜殺人罪在不赦而每歲放禿魯麻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條而今民業多歸勢要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戶婚錢債畧不加意殊不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戶婚錢債而因之以至於奸盜殺人者也憲司巡按每以贓罰為重而一切民詞畧不省察

知百姓負寃上無所訴是開官吏以受贓之路也更兼衙門紛
雜事不歸一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
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
則宣政院道則道敎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
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彼此不相統攝無法之弊莫此爲
甚昔先帝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益
甚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
今之律文參以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
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體歸一獄無
久淹矣此言定律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贓吏蓋贓吏爲患甚於酷吏
之肆虐贓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定爲枉法不枉法之例
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毀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
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
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敎之期凡人之自愛
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尙遠也旣無所畏
又無所慕則仕而爲貧耳復何所惜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
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贓吏
無出此法之善也贓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
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贓罰而不聞有廉能用
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內外大小官有至廉無擾
者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歷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
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此言刑賞當今之弊不在
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未敷而患設官之太
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

而官有所利議事之臣若能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則職田所收
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
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
滿十四兩若做晉之何曾日食萬錢雖竭私帑不能自給矣天
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
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
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
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
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計子粒官為收貯將中外人員差
等而普及之內外臺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
此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
不係產米之地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定數所以重邊

鄰也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

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
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
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

此言昔田千秋一
給俸

言寤主即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
皆然若必待羔鴈以為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
官然明終彼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
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既不出於
儒何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
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白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
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較遂成廢
馳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

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
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
自慕尙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
役亦何足以勵之邪此言養士此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
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
選給食賞鈔已足以耐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
以奔競之路也此言奔競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
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爲少矣未見擢一
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
年來官庶所陳不爲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
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爲上選三事成者爲中選五事俱
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
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臺及肅政廉訪司
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卑官下吏所薦者呈
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之威徇私
納賄無所畏忌其爲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臺察乎至元
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
大事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
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畧舉市
間所知以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
文愛民乎國家立司農司以敦農政路縣正官衙內加以兼勸
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借此遊晏里正社長
科斂供給豈非虛文務農乎國家做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
監太常寺可謂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鄙夫

集賢為羣不肖之淵數編修檢閱皆歸門館富兒秘監署丞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書六藝他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置提舉司尤為無益國政豈非虛文設官乎國家設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信推曆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躔但托辭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僧好事盛陳金帛以副黃冠醮筵豈非虛文對越乎此言核實聖朝定奪諸色戶計何嘗一毫損民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祇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準本戶合納之稅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以資贍養竈戶燒鹽則給以工本銀場煉銀既給工本又與口糧計所入課屋正與買價無異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巡

馬司設弓手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門設祇候曳刺

既免糧以優之而有司不與開除反令稅戶分任包納於各輸額糧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誠古今所未見且各戶勞逸相懸如站有消乏金須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踵至所准稅糧豈足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彼甚優閑無費於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與之免糧哉此言古稱侍衛戶計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歹以今倣古者數多名繁今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庖人曰內饗外饗曰漿人曰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喪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關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

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貨有梯援投
門下便可報名請糧獲邀賞賜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門下之
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比者朝省嚴行分揀如有職役定
員則挾貨投入者無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
絕矣此言怯薛今國家財賦半入齋齋紅帽禪衣者公然出入宮禁
道家以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縱
情姬愛廣置田園招攬權勢凌爍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
廷別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而乃
恃寵作威公行賄賂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不法事
往往見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足任管領
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反為僧
道之蠹並宜革去且僧道另設衙門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藥
人尙鬼故置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聖朝踵其弊政僧道
既全免絲稅愚民多出財產托名詭寄以求蔽役驅國家之實
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和顧和買
非惟棄本逐末實且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準古法
盡令輸官外有白雲宗一派既自別於俗人又復異於僧道朝
廷不察其偽特為另立衙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此言
僧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變迭出地震者五國家自十數
年來凡三見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史翼奉言地
變為陰氣太盛宜疏后黨親同姓出後宮損陰氣李尋曰地震
有上中下上位應后妃中位應大臣下位應庶民宜弱外戚强
本支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游散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
或以言小人黨盛各因時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觀之聞

儀嚴肅女謁不行如呂韋之專趙楊之寵無有也後宮列陳名不盈數如三千一萬之充滿無有也兼國鈞者皆色日漢人未嘗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呂霍上官之僭奢無有也敷奏出納非臺省不得與聞未嘗一事出闕宮之口如恭顯魚程之專擅無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宮墻殿宇一安舊規如阿房復閣之興樓船錦纜之侈無有也然則致是變也既皆非此之故意當歸之執政大臣乎此言察天變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為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厮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道對曰鍊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斯言可為求神仙者之鑒唐會昌間為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都東都各留三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真是快活條貫宜體此意此言汰僧尼今日未嘗無邊遠選固有准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忽於立法防奸選用之後失於計功覈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

赴闕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級定價值之輕重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或當時取盈或先與其半或立利錢文書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營求並未嘗涉歷塞庭練習邊事也近者兩江元帥累保得除者幾及百人各鎮蹈其故轍公然賣保遂致邊鄙失得才之實朝廷負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故當今八方安堵烽燧不驚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矣往者劉鄭二帥安開邊蒙以致雲南小有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遺業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比大也

此言重邊材

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授田使貧富強

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賦濟
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雖欲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闢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古爲業耳漢古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偷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無人以爲在民又無籍契券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法困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爲私田矣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不領

於已遂寢其議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為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為定制此言限田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為弊政且南北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朝廷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曰和買何異白奪且政出亡金其時隣敵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唐初得北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

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

宗以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水甘草美處盡在版圖中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此言馬政俱出各臣奏議奏入多見採納介夫嘗著韻海一書行世官終金谿縣丞按天麟以布衣上策世祖嘗行其言而史傳湮沒無聞據諸書所載介夫附何榮祖傳未止載律例一條亦未窺見全豹今補識於此

黃如徵江西儒人也順帝至正五年遣官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不職如徵走京師邀駕上書畧曰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

年冬分遣大臣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弘者不體聖天子撫綏至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其中賄賂以緘其口上下交征公私腴削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致有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之謠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掊克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後世哉如徵無官守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

不畏斧鉞之誅而謂謂以陳其事者其意散散至十法

觀之日各飾巧詞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倘為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如以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鄙語俗言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帝覽書色喜慮為權豪所中顧近官館設於外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敕侍衛護之出都如徵受命不領職天下共賢之

見轍耕錄

冊曰東平西江槃澗之俊謬謬陳辭感動主聽金谿小官直言務盡切中時弊深益國政書史見遺豈以位各闕幽表賢聿垂令聞

曰卽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岸又三旬達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修歲幣通好不絕則可轉禍爲福謁者令下拜速哥厲聲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其言取金卮飲之酒飲畢卽懷之出默識其地理阨塞人民強弱之數旣復命備以虛實告且出所懷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仍賜之始下令徵兵南伐及金亡詔賜金護馬駕士五人以旌爲使之不辱帝從容謂曰我將宮汝西域中原惟汝自擇速哥再拜曰臣意中原爲便乃命爲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鶻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當入奏復見帝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加誅恐非所以懷遠人願賜臣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爲他日用帝意解名六人謂曰生汝者速哥也至雲中皆釋之卒封宣寧王諡忠襄子忽蘭襲時山西多盜郡縣捕不獲法當計所失直倍償有甄軍判者率羣盜往來阜平曲陽間殺人而奪之財縣以失捕當償忽蘭曰此大盜縣豈能制哉卽遣人捕甄殺之其害乃除性好佛嘗建金輪大會供僧萬人卒諡康忠

王機字巨川鳳翔縣人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涉獵孫吳兵法金泰和中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隘太祖南征機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王師對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軀報國今旣債軍得死爲幸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令招集山西潰兵從大軍破紫荆關取涿易等州擢宣撫使從下古北口進圍燕京燕京降機進言曰國家以仁

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俘掠以慰衆望時城中絕粒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糶又以田野久荒兵後無牛具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分給近縣民大悅復業者衆已招降保定以東諸城置行司于滄州鎮之河間清滄復叛帝命熾往討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駙馬孛秃惡其反復欲誅之熾曰驅羣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厥渠魁足矣釋此輩遷之近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農此天所以畀我也何用殺爲孛秃曰能保其不復反邪曰可卽移文保之俱得全活時都城廟學燬於兵熾取舊樞密院地創立之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爲備軍阻不得前帝問計諸將不知所出熾夜督兵士運木石比曉橋成軍得濟從征關中長驅京兆進克鳳翔請於太宗曰此區城也願入城訪求親族得數十口以歸已奉命持國書使宋宋人甚加優禮卽遣鄉紳之報謝熾前後凡五使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賙之歸其柩于燕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農家邦瑞幼嗜學曉大義嘗被掠逃至太原爲金將小史分守閻漫山寨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邦瑞率衆來歸退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馬遣至行在所中書以其名聞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未幾命復往諭山東行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已三使枉道出斷黃宋遣賤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乃改命行人議如約及還太宗慰勞邦瑞因奏干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南京尋訪許之從諸王濶出經略河南凡所歷河北陝西州郡四十餘城咸繪圖以進官至宣差軍儲使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兵至棄敏走大將憐而收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入帝見其貌偉問所自俾留宿衛閣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初為奉御帝征遼西及回鶻諸國敏皆在行尋授安撫使兼燕京路徵收稅課事給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命敏總其役賜玉印奏以李臻為參謀太宗卽位命監造行宮幄殿及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立驛傳既成宴賜甚渥授行尙書省詔所行有司不得干預俄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牙魯瓦赤素尙氣恥不得自專俾其屬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命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為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多所參贊憲宗嗣立召赴行在仍命與牙魯瓦赤同政敏請以子世亨代許之帝伐宋幸陝右敏輿疾至帝見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上曠民貧勞師遠伐非計帝弗納敏還退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為後法未幾病歸卒于燕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金末盜起珍聚眾保鄉里以應太祖宋將彭義斌據大名珍棄家間道走還軍中已復從速魯忽擊走義斌珍妻子故在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心耳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官珍言於太宗曰大名困於賦調貸西域賈人銀八十錠及通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矣詔從其言令官償所借銀并盡蠲其逋賦以行軍萬戶戍睢州卒

子文幹襲討平李璲之亂論功語以官賞聽自擇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廼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絲數百縑賞之文幹悉頒賜軍中累遷建康道按察使卒之日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兄顯爲金棗強令以冀州數道之衆附嚴實于青崖後從實來歸西征戰沒晉亨襲顯職自幼涉獵書史小心畏慎實器之以女妻焉實卒其子忠齊委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歷七年吏畏民安憲宗卽位從入觀時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包梁錢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者晉亨與郎中王玉汝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難破民之

產勢有不能辦者明日各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得減戶額三之一仍聽民各輸他物定爲制授晉亨恩州管民萬戶世祖中統四年命將本道兵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開曠宜屯田資軍乃分兵列營以時種藝選千夫長督勸之期年大收其利尋改淄萊路總管兼軍事從伐宋伯顏留之戍鎮江戰焦山瓜洲皆有功以疾卒于宮子好古勇而有謀方晉亨權府事時忠濟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後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不少却略揚州徇泰興海門而還已分戍蘄州李璲叛宋人來攻蘄好古引兵迎擊力戰死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曰吾見得死所矣

王玉汝字君璋鄆城人金末遷長南渡玉汝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爲掾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

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實年老艱於從戎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行朝議以東平地裂爲十分封諸勳貴玉汝聞之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名問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玉汝進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上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以其言爲直由是得不分未幾忠濟嗣職授左右同郎中兼總行臺之政累官節度觀察二使充行臺參議謝病歸杜門日以經史自娛忠濟使人謂曰君閒久矣可暫起爲吾分憂以參議耶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規畫煥然一新逾月遂卒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

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犯左道惑衆者事覺逮捕是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無留滯初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去俄昉家被火家人惶駭出走費用悉焚昉惟力完所寄絲付之令權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世祖至元中屢任中書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盡協時宜累官兵刑部尙書卒封東平郡公諡莊憲

冊曰君璋懇誠忠於所事率以正言允行其志二張表表民惠友義知人則哲曰歸嚴氏

撒吉思回鶻人初爲太祖弟幹真必闐赤幹真薨長子只不干

蚤世道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欲廢適自立撒吉思以大義白皇后始得襲王爵憲宗崩阿里不哥爭立諸王多附者撒吉思馳見塔察兒力請推戴世祖塔察兒從其言世祖卽位授北京宣撫使鋤奸抑強遼東以寧高麗有異志遣使究問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憾送京道出遼東撒吉思訪知是臣以直諫廷意奏直其事釋之李璫叛伏誅主帥欲屠城時撒吉思從征行間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脅從罔治人情大悅擢山東行省都督辭曰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統軍抄不花收遊害稼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收地隨事入奏有旨杖統軍而令元帥還其田璫故將毛璋謀執撒吉思歸宋璋黨上變襲斬之嘗募古人舉親舉讐之義叛帥故卒得與子姓參用山東歲變歎請於朝賑粟蠲租山東人刻石頌德卒諡襄惠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貴雄鄉里金季習爲武職河北東西路課稅使掾以才幹稱累擢轉運副使世祖在藩邸辟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憲宗遣阿藍答兒等覈藩府錢穀亨時輦歲課銀五百錠輸藩府道出平陽適與遇亨自度曰見之則銀必留不見恐加罪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避而過之阿藍答兒果怒遣使逮之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撫汝罪邪對曰無害願一行及亨至拘繫之寤治百端竟無所得從攻鄂州北還復遣馳往西京罷所僉新軍旣還更遣轉餉江上中統元年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運至太安軍計備直萬緡衆推亨往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再遷陝西四川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本中書大政宜擇儒臣以立朝綱任相維賢官不必備今宰相
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
贊襄六曹之職分理萬幾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建元以
來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
行疏聞帝召見有旨卿比安在亨曰新自陝西來覲帝曰卿久
著忠勤自今不令遠出矣至元三年進戶部尚書時有賈胡特
阿合馬勢欲買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亨
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
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後立尚書省仍以亨爲
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餘選官歸
中書以示無濫尋爲阿合馬所忌以誣免官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算始以府吏遷檢法
世祖中統初併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卜齊名時人有
三楊之目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
朝廷從之俾掌其條制至元中除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
其出入之算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尋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
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車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
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時按王子舊籍定民賦高下湜言
貧富不常歲久寢易何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廷議善之
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官
至戶部侍郎

石抹明里契丹人世典內膳初制以內膳爲近臣非篤敬者不
得掌明里祖曷魯事太祖久皇子拖雷嘗求之帝聽在敕曰皇
子方總兵關地汝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

後從西征在道絕汲曷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臣送至東宮且曰此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太子真金入侍從者十人帝顧曰第五人非明里邪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上賜金紋衣一襲比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居上相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事太祖睿宗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邪授典膳令武宗卽位詔以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先以假禮部尙書食祿可更加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仁宗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賜寶帶錦衣子九人皆貴顯

賈昔刺燕京大興人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刺體貌魁碩從皇子拖雷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甚見親幸又慮其漢人不習風土令徙居濂州已復思之曰昔刺在吾飲食殊甘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刺之地山內帑三千兩購珍珠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後立尙食尙藥二句命提點局事年老謝病卒諡敬懿孫虎林赤襲提點歷尙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帝深善之趙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領尙膳司如故曾孫禿堅不花襲職從世祖征乃顏軍次杭海大風晝晦敵兵鼓譟進禿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創猶力戰不已帝奇其勇遷同僉宣徽院事每論事帝前言直而氣不懾成宗卽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之分曲當上意帝喜曰宣徽得此足矣會帝弗豫入侍疾

一。食飲必親嘗。乃進帝悅。將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此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此。帝嘉其退讓。允其請。武宗至大初。詔出金帛大賚北邊。以禿堅不花請事宜。使卽軍中。分給屢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尙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尙不知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遂得免。時鐵失。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賜鐵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復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萬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嫉者益衆。英宗卽位。竟譖殺之。追諡忠隱。

卅日。膳夫末員亦有足數。重農用賢。大儒易過。拜官退讓。

念茲祖父外朝之良。或愧其度。

鐵連乃蠻人居絳州。祖伯不花爲宗王。拔都王傳鐵連。早宿王府。王分地平陽中。統初授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時諸王海都將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召見。請及大事。帝嘉其惟辯。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定計。然後行使。二人副之。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始與諸王計。副者曰。上命我輩先議於王。今遠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從之。行既至海都。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害之。鐵連厲聲曰。且食勿令語言脫口。相撫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起求衣。海都與以皮服。三襲。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之行。乃至王所。具以告。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剿絕何有。

鐵連還報且言海都兵衆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可無虞矣帝然之敕所受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服之以表異後屢使王所道遇游兵副者前行失隊竟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邪游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真使也得獨還鐵連始終凡四往返歷十四年帝謂曰在朝要官惟汝所擇對曰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詔授絳州達魯花赤卒于官

昔班畏吾人事世祖潛邸命長必闢赤阿里不哥叛遣詣河西督糧運給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戶阿失鐵木兒等方選士卒將從叛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疑未決昔班委曲諭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効順又何疑焉阿失期以翌日復命且分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曰從爾言矣卽便宜出西京

錢糧給其軍盡率之至入見帝嘆曰戰陣之間得一夫之助猶

爲有濟今以二萬軍至其功豈少哉海都叛世祖將討之先使昔班往令罷兵置驛來朝海都已聽命旣退軍會丞相安童兵已先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非不能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歸語朝廷俾知非我罪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拜中書右丞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能敵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十命給全俸養老

冊曰弩矢在上飛鳥在下况屬宗支忠信可化往返再四不虞狙詐雖藉辭直亦用智駕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幼通國語廉訪府辟爲參議世祖

至元五年應詔建言有司奏請宜先啓皇太子俾得閱習庶政

陝西重地宜封王子諸王出鎮創築都城宜給直市民地選格

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敕中書省施行

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河西志云好禮爲吉利吉思據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

大修官庫置傳舍以益蘭爲治所益蘭距京師九千里民俗不知陶冶遇水無

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民咸便之或言權鹽酒可以

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邪言者

慙服會北方諸王叛好禮被執留軍中幾死幸以其善應對得

釋十六年春叛王名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

禮曰不疑果疑王名王至京師官還之邪次年春好禮率衆走

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軍迫之西踰雪峩嶺好禮自度踰是

則無望生還遂以衣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問道南走中

道糧絕捕獵以爲食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

入見以吉利吉思風俗事宜來上帝賜之食與鈔累官禮部尙

書奏言象力最巨上往還兩都乘輿多象駕萬一有失從者雖

衆力何能及未幾象果驚幾傷從者官至北京路總管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確鄉曲間大兵南下

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

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

牛剝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

先陷陣官至太原路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額聲音洪亮畧涉

書史初見世祖于野狐嶺命備宿衛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

江軍士乏糧仲溫教之督魚以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

一夕帝聞敵軍譁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

覺

帝

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至元九年遷順德路
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
贖還之累官淮東宣慰使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
焉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問曰
汝將復官乎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有孫孛完願侍左右即日
命備宿衛卒年八十餘

焦德裕字寬父雒州人父用仕金千戶守雒州北門太祖兵至
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生獲之釋不殺徇地山東未嘗妄殺
一人卒諡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從其舅解昌軍中中統四年
宋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德裕往援夜薄貴營令卒
各持三炬貴驚走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妄殺丁家洲降卒
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其事德裕辭不拜改淮東

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得其
檄卽械四郡守使承反狀將籍其家德裕言寧知非反間邪盡
復其官仕至福建叅政卒封恒國公諡忠肅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金州人父岷金商州南倉使籍其民數千
來降太宗命爲北京都轉運使因家焉憲宗卽位以庭珍爲必
閣赤高麗不請命徙居江華島遣庭珍詰問其王言臣事未嘗
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非得已歸以狀聞帝爲禁戍
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世祖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
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爲安
南國達魯花赤由此番大理至其地安南世子光嗣立受詔庭
珍責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
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

旦夕席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光眎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朝每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書法也光眎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彝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與親王比况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光眎曰旣稱大國何索吾犀象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眎益慙憤使衛兵露刃環立庭珍解所佩弓刀坦卧室中曰聽汝所爲光眎及羣下皆懾服明年遣使隨入貢庭珍見帝具以對帝大悅命宣付翰林紀其事累遷開封府尹河決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魚子船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拯救全活者衆水入普利門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旣退卽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于官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惟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弟庭瑞字天表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山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城虎嘯山扼二州要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築柵以守柵壞更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汲道庭瑞取人畜溲煮之瀉上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昏皆裂已度宋兵稍懈夜劫貴營宋兵驚潰殺都統欒俊等五人庭瑞亦被數創以功授高唐知州歷任四川蠻彝部宜慰使礮門羗入市忽爭價殺人礮門魚通使繫其人羗首怒斷繩橋謀入劫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羗性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庭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彼悟當自回矣惟

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羗界語曰殺人償死羗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為證耳奈何即肆無禮其渠長棄槍弩羅拜曰近者生裂羊脾卜之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礪門為界無相出入都掌蠻叛善飛槍聯松枝為牌自蔽庭瑞往討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利即請服通考云初增價售於羗民以為患庭瑞定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蜀民便之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剝民為功庭瑞知不可挽乃辭歸於三年卒初庭瑞之屯青居也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數升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竟得錢以濟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來與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貌似問欲攜歸否其人以不敢謝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羗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為難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金進士以策于太弟拖雷命為必閣赤立道年十七以任子備宿衛世祖至元四年奉使西夏還會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將之鎮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尋奉使安南定歲貢還時雲南都元帥寶合丁專制久陰有竊據心忌王來因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濶濶帶令無泄立道聞之趨入門者拒不納立道怒與諸王聞其聲使召之入為王言王引其手探口中肉已腐是夕王薨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露寶合丁囚之獄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為族兄結壯士夜劫獄出其亡至吐番界

旗志云時蜀尚屬宋故元人皆來出

番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吏部尚書別帖木兒史稱王傳別帖失木

兄者與告變入俱至遂與立道共還滇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受

賂者皆伏誅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狀帝歔歔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皆授官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至其國歲貢之禮始定十年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出役丁夫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爨人雖知蠶桑未得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虛鹿俗作羅羅諸蠻慕之相率來降分其地爲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廟學擇蜀士之賢者迎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少變尋命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會禾泥路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發兵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以馴象金鳳獻諸朝又籍兩江儂土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二十五萬戶歸有司復創廟學於建水路風化大行二十七年安南世子陳日烜遣陪臣詣闕告哀且請襲爵先是其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族叔遺愛入覲朝廷因封遺愛爲安南王送之國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不服命將討之戰失利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遐陬小邦不足以勞天伐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使復往宜無不奉命者帝召至立道辭曰臣愚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願爲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

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尙書以行至界謂郊勞者曰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燁率屬焚香伏謁道左旣抵府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燁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勁旅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蕞乘艤必來寇抄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蕞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惟世子計之日燁拜且泣曰公言良是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誓死不取忘天子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拒不受但要日燁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情也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隨立道上表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廷臣有嫉其功者謂必先朝而後赦日燁懼卒不至明年出爲四川道宣慰使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爲王輔者復以立道爲雲南參政視事期月卒土人德之立祠鄣闕城西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梁曾字貢父燕京人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世祖中統四年以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中累遷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復得舊屬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

輸布民始稱便十七年朝廷以安南國主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名見賜三珠金虎符加兵部尙書與禮部尙書柴椿偕行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二十九年有旨再使安南授吏部尙書以攝吏部郎中陳孚爲副瀕行改官淮安路總管明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請由日新門入曾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卽回館始自陽明門入又責世子日燾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尙右禮以書往復者三其布天子威德而諷其主入朝日燾大感服遣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八月還京入見曾進前所與日燾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釋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能及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會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明日陶子奇等見朝詔陳其方物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爲福人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也帝稱善敕中書以所賜三珠虎符與之乘傳之淮安任成宗大德初調杭州路復流民五萬二千餘戶且禁暮夜鞠囚游街酷刑著爲令歷拜雲南參政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仁宗初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奉詔代祀中嶽還至汴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卒年八十一

冊曰先王制禮上下不忒彬彬諸君出使稱職豈有他效動以天則來遠且然况於爲國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弘國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

炳年十二泣請代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勳舊子侍世祖於
潛邸勤恪不怠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爲撫州長中統元年命判
北京宣撫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彝雜處號難治時楊果爲宣撫
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至元九年授京兆府尹皇子安西
王開府奏中詔治宮室悉聽炳裁制王府吏卒橫暴擾民卽繩
以法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
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憊炳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
堪與其哀歛病民孰若施澤於民乎王善其言遠免徵會王北
伐詔以京兆歲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已足佐軍可貸
歲賦蘓民力令下秦民感悅十四年加安西王相故事王府冬
居京兆夏徙六盤王旣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捕
滅之上薨炳被旨入見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
煩可知已炳言王薨後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權
盜用官物狀帝臥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卽遣使偕
炳往按其事至則琮假嗣王阿難答旨收炳及其妻子囚之平
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詔近侍飛馳脫炳且械琮黨偕
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獄帝聞之嘆曰失我良
臣琮及叔雲至帝親鞫各伏辜命仁榮手刃于市籍其家盡畀
之辭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物義不忍受帝稱善別賜鈔二萬
緡爲治喪具詔雪炳寃特贈中書左丞諡忠愍仁榮仕至中書
平章政事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年十四蒙古兵入蜀被俘至杭海居
數年盡通諸國語入侍藩邸以謹敏稱世祖卽位授燕京宣慰
副使爲政寬簡奏免分數錢罷硝磺局至元初遷山東行省參

政出貲贖俘囚三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
李壇之亂山東民被掠者衆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還又奏選
良吏去冗官以蘓民困累遷中書右丞從伯顏伐宋主饋餉凡
江淮錢穀並聽綜核宋降伯顏命惠入城按閱府庫版籍收太
廟及景靈宮禮樂器物冊寶郊天儀仗籍江南民爲工匠凡三
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三之一餘悉奏放之還伯顏以宋主北
去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事聞詔詰問徵還京師
先是權臣阿合馬以子忽辛等居要津爲崔斌論列而罷至是
惠爲之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麻速忽及其姪別都魯丁苦
思丁前職帝疑其私皆不允二十年拜揚州行省平章所至有
能聲及老頗以沉浮取譏云

秃忽魯字親臣康里氏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不忽木從許衡學
一日問所學何事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
使汝往學不意汝卽知此除蒙古學士大宗正薦掌其府判署
閱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失或問之對曰今日所議死案
也於心有疑求所以活之不得他日歸喜曰得之矣於法止當
流丞相哈刺哈孫時爲湖廣平章舉以自輔授行省右丞湖南
盜賊縱橫秃忽魯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盜首喬大使居九江
郡守素以賂蔽擒殺之羣盜頓息湖南宣慰使張國紀請科江
南夏稅秃忽魯斥其非辰州蠻叛行院移索猺洞弩士三千人
哈刺哈孫欲弗許秃忽魯曰因蠻攻蠻古所利遂與之果獲勝
久之名還遷樞密副使卒諡文肅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幹扎篲爲中興路管民官太祖
西征運餉無毫髮私時號滿朝朶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

孟子尚書名見披香閣世祖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奏曰親君子遠小人自古帝王未有易此者惟陛下察焉世祖曰汝言甚合朕意問欲爲何官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謁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戶則地利多而兵有餘願爲總管以盡規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轉營田使兼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朶兒赤乃以官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遷雲南廉訪副使羅甸諸蠻叛僚佐悉稱故去朶兒赤獨居守行省丞相鐵木迭兒貪暴擅誅戮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殺之朶兒赤曰生殺天子大柄汝官方而專殺意將何爲小民罹法且必待報况安撫使朝廷重臣邪事乃止尋卒于官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而生甫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梓五遷至贛州通判王師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累除江淮行省僉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曠土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益墾遂以大司農使領八道勸農營田事按行郡縣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尋轉江淮參政桑哥旣敗盡政未盡除公楠入覲極陳其弊請更張以固國本且言近制歲終各行省赴闕奏事宜令行臺並赴統奏一歲舉刺之數世祖從之具爲令會欲易政府大臣帝問公楠孰可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參

政久之復爲行大司農使奏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
泉州置市舶司凡七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
以泉州爲定制仍併溫州市舶入慶元杭州市舶入稅務商民
深德之成宗元貞初擢湖廣右丞轉運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
奪民田武昌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以罪俄召還朝
卒帝聞之傷悼遣官護喪南歸所著有五峯集

昂吉兒張掖人姓野蒲氏世爲西夏將家父甘十率所部歸太
祖及卒昂吉兒領父軍從征諸國有功世祖至元六年授千戶
畧地淮南所向皆克時大兵初南征塞馬常著多疥癘昂吉兒
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
療馬以萬計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兒將兵馳往斷其
道因上言河南邊郡與宋對境宋兵時出爲患唐州東南皆大

山信陽在蔡州南介武陽平靖五水等關宋兵必經諸關入信

陽實其咽喉守禦莫急往年金亡朝廷得壽泗襄郢而不留兵
守卒爲宋所乘請城信陽以扼宋得旨令率河西軍千人城之
城成加信陽軍萬戶伯顏渡江令駐兵和州敗宋師于千秋澗
鎮巢軍降以阿速軍往戍人不堪其橫都統洪福盡殺戍者以
叛昂吉兒攻拔其城擒福送軍前遂克廬州按宋史新編云鎮
將夏貴所殺載入忠義與此傳異宋亡遷淮西宣慰使時江左初平官制草創
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江南官僚尤冗濫郡守而下佩金符者
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舉薦趨授不循資而充宣慰使者頗衆
昂吉兒入朝具爲帝言帝驚愕卽命偕平章哈伯左丞崔斌翰
林承旨和禮霍孫符寶奉御董文忠同往減汰選曹爲之一清
兩淮當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帝從之

既而阿塔海言屯田用人牛農具甚夥今方有事日本若復
 調民兵將不勝其擾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公楠復以為言帝
 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見言乃以二萬兵屯淮
 西歲得米數十萬斛日本不庭帝命發卒十萬往征昂吉見上
 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此者違事外殍三軍
 屢劔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
 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生平好直言雖帝怒甚其辭
 不少屈後坐斂軍鈔六百錠罷官李木魯神作劉天福神道碑云昂吉見開准二十年操制兵民潛結中興縱盜出沒淮海天福為按察使捕其黨七人殉于市帝聞之遣近侍阿木御史萬僧馳訊昂以罪廢也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昔刺斡忽勒兄弟四人長曰脫不花
 次曰怯烈哥季曰哈刺阿忽刺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
 納後兄弟四人皆率所部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特異他族命

為必開赤掌朝會燕饗使居上列昔刺斡忽勒早世其子李魯
 歡當憲宗時密贊大議拜中書右丞相專國政以黨附阿里不
 哥論罪伏誅也先不花其長子也初皇太子真金封燕王世祖
 命也先不花為傅且顧太子曰此吾舊臣子孫端方明信閑習
 典故爾每事問之必無有失久之拜雲南諸路平章時阿郎可
 馬丁諸種契彛為變討平之立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戶二十
 餘萬官其渠長定貢稅邊境以寧成宗大德初調湖廣為政不
 怒而威每大事集議眾論紛然徐決一言切中事理汴梁有妖
 獄飛語連湖廣平章劉漢傑右丞燕公楠朝廷驛召入問狀二
 人向與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明其無他二人
 皆得釋官至湖廣左丞相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

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盜不獲者吏捕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
 獻之果得真盜御史薦彬同知淮西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
 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
 奏授不隸中書往往橫不可制彬為總管人見請受憲司糾察
 以革私弊並請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蕪民累帝從之罷其四國
 家鹽利兩淮獨當天下之半法久浸壞以彬行戶部尚書赴淮
 經理彬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令煮鹽於場運積之倉
 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漕江商
 市易之法著為令入為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家
 居七年足跡未嘗出門仁宗思之召為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卒
 于家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幼穎悟好學初立行省於江西讓以選為

令史調河間鹽運司經歷久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平章哈剌

哈孫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為御史中丞右司
 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並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世
 祖遣使雜問既欵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
 者成宗大德間改陝西行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可否一
 聽裁決歷湖廣行省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勝許等屢相讐
 殺為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若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炎荒不毛之地非計因書榜招

其黨俄調河南時江

淮屯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

淮民糧給之不足則

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
 十萬引鬻之收其價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稱便武宗至大
 初遷戶部侍郎先是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久雨水壞請

覆糠粃其上因糴米中讓察其奸易以藁秸積弊遂除仁宗
卽位拜刑部尚書入見賜卮酒讓滿飲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
何飲邪讓曰君賜不敢違少頃醉不能立命扶而出翼日入謝
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後聞
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悞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
於事且憐吏以罪廢視之曰吾署也讓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
律以輔治帝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朝
廷以吏多滯獄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
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由是刑曹獨不責稽違
皇慶二年出陝西參政入爲侍御史卒于官追封陳留郡公諡
憲穆

立智理威唐兀烏密氏御史中丞亦立撒合母弟也太子真金
始東宮命典文書至元十八年蜀初定世祖閱其地久受兵革
擇近臣撫安之出爲嘉定路達魯花赤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
息訟諸事課守令比至奉詔甚謹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
衆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遂馳入告急帝曰雲南朕所經理
未可忽也乃推食勞之且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御
之乖方故不得已爲亂汝可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
舍之無多殺以傷朕意則人心自定隨還蜀宣布上旨境內以
寧俄召爲刑部尚書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丞相桑哥
方事聚斂衆阿其意鍛煉枉服立智理威曰刑部天下持平今
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卽質罰以是忤丞相意
出爲江東道宣慰使爲政嚴明豪猾縮手不敢犯成宗大德三
年改荆湖宣慰使荆多弊政而公田爲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

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乃疏民所不便
十數事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
給俸民力少蘓再遷四川右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
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王憚之
而止十年入朝轉湖廣左丞湖廣歲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作
遣使質絲他郡多爲奸利工官又加刻剝故匠戶日貧造幣益
惡立智理威罷遣使令工匠自擇買歲省浮費數萬貫他郡放
行之皆稱便武宗至大三年卒于官追封秦國公諡忠惠子韓
原諷仕至御史大夫

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以戰功封漁陽郡侯拜降生數
月而孤母徐氏教育備至每日吾惟一子已童巾矣不可使不
小學顧縣僻無良師遂遣從師大名郡守每旦望入學見其容

止講解大異羣兒愛獎之比弱寇美髯髯儀表甚偉世祖至元

中元帥阿朮南攻襄陽以偏裨隸麾下從渡江先登陷陣勇冠
一軍宋平授江浙行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每有建白須
奏請者以拜降善敷對數令馳往及入見世祖遙識之喜曰黑
髯使臣復來邪成宗元貞間兩浙鹽運同知范某素仗暴蘭溪
州民葉王二姓有美田宅范欲之不得因誣以事繫獄省下理
問推鞠適拜降至寃得直置范于刑而先瘐死者已七人矣累
擢工部尚書至大二年武宗奉皇太后避暑五臺山拜降供給
道路無有闕會母卒奔喪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甕
官給傳致墓所備奠初徐氏以盛年守節教子及老見拜降歷
官有聲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
復卒諡貞惠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鶻人幼穎悟嗜學初爲中書掾以年勞累擢刑部員外郎四方來上獄辭多所平反一日與同列共決獄有異議者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通變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成方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識者服爲名言成宗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受賕者不預雅爾丁曰不可皇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將以譴右司主者雅爾丁初未署案取閱之補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公何追署其牘曰吾偶不署此案爾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以爲賢同列因之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德珪請曰人材固自不乏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當以所知舉雅爾丁以王毅李廸對一時輿論允協累除江東道廉訪使始視事見獄具陳列庭下甚備問之乃前官設以待有罪者感然曰心逮至臬司者非命官卽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彼將自服獄具何庸施卽屏去監憲一年賊吏削跡武宗至大初召拜參議尙書省事不就卒年僅四十七

冊曰事貴權衡詎可膠執凡百皆然况於刑律不爲倖免同儕獲釋推廣斯心古人與匹

吳鼎字鼎至燕京人初入東宮爲宿衛尋授織染雜造局副總管積官至禮部尙書宣徽副使成宗大德中山東饑命鼎往賑朝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議已定恐不可更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邪言於朝易米以行武宗至大初改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

續弘治錄 卷二十六
者請開保定西五廻嶺取捷徑遣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
斗峻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爲寢其役授同知
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軍萬計前徵者率多取贏鼎治
之一無私海漕萬戶朱清張瑄多貸與民錢及誅沒而券之已
償者亦入官官唯驗券追理民弗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官
至京畿漕運使卒封薊國公諡孝敏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弟
入見使宿衛時年甫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
此兒當勝汝可名伯勝帝每沃盥水溫冷適當問誰進者內侍
以伯勝對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從征乃顏以功
授拱衛直都指揮使初拱衛直隸教坊非市無藉輩往往竄名
衛卒伯勝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

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狀伯勝率衛卒出見大水暴至立具斧鑿
集土石以塞諸門分決濠墮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以
侍成宗疾忤安西王意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土傳
武宗卽位名拜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先是大都土城歲必衣葦
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至悉奏罷之仁宗朝收遼
陽行省平章省治懿州俗敝陋民不知學伯勝至卽增郡學弟
子員選名師教育之使客至無旅舍乃擇地爲館廡度閒田百
頃募民耕作以給廩餼歲大旱齋戒步禱禱畢雨人謂之平
章雨延祐二年仍爲大都留守遼陽民具狀乞留不得請相與
涕泣去英宗初奉詔監修文武樓勅咸寧殿建太廟以勞卒于
位追封薊國公諡忠敏伯順官至大司徒

答里麻高昌人弱冠入宿衛成宗大德中拜監察御史時丞相

鐵木迭兒專政答里麻率同官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答里麻詰責之風紀大振出爲燕南道副使行堂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杖而夜持杖劫他民財事覺并逮斧主答里麻省釋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幼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列議免刑答里麻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衰不任刑也媼尙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由上都留守同知擢遼陽參政高麗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書幣上識征東省印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印以署公牘防奸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尙未爲遼陽省官今忽有書遺我何欺詐如是擲還之尋遷大都留守順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白鷹表其廉潔嘗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儉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車駕自土京還人見大喜以手撫壁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錦衣歷官西臺中丞致仕給全俸終身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希憲從子幼孤母喪哀毀踰禮嘗負喪渡江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惠山海牙仰天大慟風遂止年弱寇大臣欲傳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號廉孟子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登英宗至治元年進士同知順州事召入史館預修兩朝實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大臣貪猥卽抗章劾奏出語同列曰以言獲罪吾職也順帝至正中累遷河南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郡丞以不便上言時宰不能用尋移江西時所隸郡縣多淪陷乃與平章道童協謀定守禦招捕策未幾江西省治亦陷遁往福州遂改福建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復自省督賦稅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

焉官終翰林學士承旨

冊曰高昌振紀能行儉素亦得主知天良自露紛紛逢迎
爽然可寤公亮矯矯讀書是慕効惡籌邊不為章句

續弘簡錄卷二十六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選平戒山學

庶官二循吏

張榮 趙天錫子賁 王義 王玉子 邱順 王善 杜豐

賈居貞 烏古孫澤 譚澄 姜彧 許楫 胡祇遼

程思廉 雷膺 卜天璋 袁裕 張礎 脫烈海牙

耶律伯堅 段直 臧夢解附陸 田滋 許維楨 韓鏞

王都中父積翁 劉德溫 諳都刺 楊景行 干文傳

林興祖 觀音奴 白景亮 王良 盧琦 鄒伯顏

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貌奇偉嘗從軍為流矢貫背不得出
令人以足抵其額拔之神色白若金季羣盜起榮率鄉民據濟
南贊堂嶺眾稍盛遂畧章丘鄒平濟陽長山及淄州之地盡有

之兵至則清野入山歲丙戌東平順天皆內屬榮始舉兵與地來納款太祖問以孤軍數載獨抗王師之故對曰山東地廣人稠悉爲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款服太祖拊其背壯之命知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爭發冢墓劫取榮下令禁絕太宗集諸侯議取汴榮請先六軍以清蹕道帝嘉之軍至河榮率死士宵濟守者潰詰旦敵兵整陣至榮馳之望風披靡抵北岸濟師衆軍繼進乘勝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人大將阿木魯恐生變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從攻睢陽議欲殺俘者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旣而城下榮單騎入城撫其民河南民北徙至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地與居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考績爲天下第一李璫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旣許國何可擅交隣境却不受世祖卽位封濟南郡公卒年八

十三

趙天錫字受之寇氏人金貞祐之亂父林保境有功授寇氏令天錫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太祖遣兵南下金防禦使蘓政署爲令天錫挈寇人壁桃源天平諸山尋歸行臺嚴實遂隸帳下仍爲寇氏令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寇氏元帥李全迎降人心頗震天錫令衆少避其鋒以圖後舉乃率將佐往依大將李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李全在大名結其黨日謀取寇氏天錫每戰輒勝一日自將來攻天錫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度不能下始乘風飄遁去太宗元年朝行在陳便民事優詔從之歸卒 子賁亨字文甫從伐宋累功授處州路達魯花赤青田縣民季文龍章焱殺知府以叛文龍據處州賁亨至率衆圍之將騎士陳于下河門賊棄城突圍走賁亨入城招散

亡立官府焱復合衆來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固守屬萬戶忽都台援兵至賊方退文龍溺死忽都台以處卽亂山爲州無賊壁可恃且民多反側欲屠之賁亨曰我受命綏撫此郡賊固可殺良民何辜不從龍泉縣賊張三八糾衆二萬殺慶元縣尹屠其家賁亨將騎士五百往討戰于浮雲鄉賊散走旣而衢州陳千二遂昌葉丙六聚衆數萬來助賁亨前後討平之在任五年還寇氏卒

王義字宜之真定寧晉人少有膽智讀書知大義河朔盜起縣人相聚謀曰時事如此吾儕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統屬乃共推義爲長攝縣事木華黎兵至城下義率衆降入覲太祖授寧晉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時兵亂民廢耕所在人相食縣東有藪澤周百里中有小堡曰瀝城義曰瀝雖小而完且有魚蘊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將守縣而身率衆保瀝城金將李伯祥據

趙州義帥壯士挾長梯疾趨夜四鼓擣其城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州遂定已拔東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擢義深州節度使金將武仙攻東鹿積三十日不能下一夕義名僚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夜率銳士啣枚出乘暗襲仙營仙軍潰走還真定仙復遣李伯祥謀襲趙州并取瀝城沿河列戰艦數百義率民兵截其下流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敵莫敢近遂保州城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爲樂土云

土玉真定寧晉人長身駢脅金季爲萬戶鎮趙州木華黎下中原玉率衆降命領本部軍從攻邢洛磁三州及濟南諸郡號長漢萬戶從攻潞州堅不下玉力戰流矢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

平陽下太原汾代等州師還署元帥府監軍以趙州四十寨隸焉先是金降將武仙叛玉從大軍致討駐軍寧晉東里寨仙遣人賁諾命誘玉妻降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邪仙圍之數匝殺其子寧壽玉聞之領數騎突其圍仙遣人追之皆曰王將軍膽氣驍雄非我輩敵也仙乃盡發玉先世二十七冢棄骸滿道玉從諸將擊仙於趙州仙糧絕脫走真定遂平加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玉出銀五千兩代之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爲良民中統元年卒子忱字允中幼明敏有才識世祖命宿衛東宮已授山北遼東道副使憲吏耿熙言徵北京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語衙門等事十二字追繫官吏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服改河北河南道副使鎮南帥唐兀台恣虐害民忱疏其罪劾之唐兀台陰結大臣反誣奏於帝逮忱至京師得面陳狀世祖大悟抵唐罪起忱爲燕南道副使累遷江陵汴梁兩路總管

邸順保定行唐人金末盜起順集鄉人豪壯者與其弟嘗築兩砦于石城據隘分守太祖九年率衆來歸授行唐令真定饑羣盜據城民皆穴地以避盜發地而噉其人順擒殺其亂首朝廷升曲陽爲恒州以順爲安撫使金將武仙帥衆來攻順戰却之及仙屯兵于黃堯兩山順及弟嘗又擊敗之時西京郝道章陰結仙黨抄掠州縣順擒殺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順從官軍敗之王柳口民賴以安已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所至多惠政卒年七十四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監本縣酒務以孝行稱善姿儀

韓偉音若洪鐘多智畧時羣盜蠡起衆推善爲長約束備禦有方盜不敢犯權中山府治中時武仙鎮真定忌善名密令知府李濟府判郭安圖之張宴伏兵名計事善覺卽還治衆倉猝得八十人慷慨與盟人爭奮遂誅濟安乃諭其黨曰造釁者李郭耳餘無所問夜臥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故累汝家當取吾頭獻帥府衆曰公何出此言我輩惟有効死遂率衆降授同知中山府事仙走獲鹿委其佐段琛城守善入據其賊民爭迎附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太祖十三年升橐城爲匡國軍以善行帥府事仙窮迫請降詔復還鎮善奏仙狼子野心終必反覆請修城隍備之未幾仙果叛悉衆來攻火及西門善出戰却之仙使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奪之俾復完聚從征河南至鄭州州將馬伯堅素聞善名登陴大呼曰橐城王元帥在軍中否願以城降善直前免胄與語伯堅果率衆出民願從北渡者以萬計授之士田安集得所太宗十三年授知中山府事屬縣新樂地居要衝迎送供帳倍他所皆取於民善均其勞逸所徵或未給輒出家貲代輸又放家僮五百人爲民人懷其德卒封冀國公諡武靖子慶端官詹事丞見太子真金傳

杜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少有大志通兵法仕金爲平遙義軍謀克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降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克絳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從下懷孟破溫谷木澗等寨及淇洞西山賊墮崖死以萬計金將武仙等往來鈔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授豐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從攻益都金守將突

圍出豐戰扼之益都下遂畧地登萊降島民萬餘以本部取沁
 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山沁源諸縣皆下復命撫定平陽太
 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所至悉平擢沁州長官長官元初在
高晉也
 州十餘年寬徭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後請老卒于家沁人
 立祠祀焉子思敬世祖至元中累遷侍御史

冊曰草昧初開蒼黎轉徙幸有良牧瘡痍頓起雖曰武夫
 循聲足紀名父杜母差堪比擬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寇
 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賂相交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却
 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中統
 初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
 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

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太保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

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
 拜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伯
 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牙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
 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
 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迨春水漲上流為
 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帝命阿里海牙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僉
 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儲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
 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
 歸免括商稅并湖荻禁蘄州民傅高起兵應宋闕廣二王居貞
 遣宣慰鄭鼎將兵討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誅之以絕
 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耳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

所全者衆至元十四年除湖北宣慰使及行鄂州老幼號送於道刻其像祠之泮宮明年遷江西參政時逮捕民間受宋二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帖於火姚燧神卒有挾兵器入民家誣為藏匿以取財者皆痛繩以法道碑云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堦立庭下時大雪墮地旋前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貴胄也顧謂居貞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居貞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嵬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塔出屬觴謝失言休士於廡南安李梓發作亂慮將帥出擾民下令親征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為賊用梓發自焚死師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謂與賊通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為命焚其牒碑云江東宣慰使媚其功遣使入讒居貞不俟江東兵至唯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且以屠禁日殺人會居貞亦遣使至帝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為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比也雖殺以規日何害以疾卒于位追封定國公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漢人讀書舉大畧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

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舉兵下閩越辟澤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攻泉州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唆都時軍浙東謀所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南向乃渡兵閩關入戰至南劍遂收福州進拔興化唆都怒其民反覆合屠城澤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且暮且失守莫若出興化遣民使走泉南扇動之彼將膽落而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門縱民出世傑果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明年春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城守不下以外多壁壘為之援也令分兵攻一大壘破之

餘蠲盡解散潮遂拔朝命知興化軍繼改軍爲路授澤行總管
府事民迎候道左曰是曩昔再生父母也郡新殘於兵白骨在
野首下令掩埋之民有棄子女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
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以捍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
澤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
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
鄉飲酒禮延及旁郡士咸知嚮慕有澤像祀於學宮調永州路
判官平章要束木貪縱誅求無厭有使至永澤每戒吏美供帳
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媿無所發其毒一郡獲安丞相桑
哥建議考校天下錢穀澤卽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
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命也
遂之及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授廣西道宣慰

汀地居荒服與百蠻接愚民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
以漸爲教民至今遵守邑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得阨塞處
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雷那扶十屯立營
堡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漭洩得稻田無算歲收穀爲軍
儲邊民賴以甦息詔擢海北海南道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汐
嚙其東南陂塘蠲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
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火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
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場三溪瀦之爲斗門二堤場六以制其贏
耗醜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牖設守視者以
時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沃壤民歌之曰烏鹵
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
澇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芝五色產於憲司澄清堂

民謂澤宿有德於閩故致此以母年八十求歸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屑意追諡正憲子良植位宰輔自有傳

開曰從容進說生靈獲保掩齒慈幼築陂溉稻居躬以廉典下以教惠政纍纍循良克紹艾年有兒寧非天道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蒙古師下河朔以縣來附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為令時年甫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堰之訟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堰均其利豪民有持吏短長者察得其主名皆治以法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倍無以償澄不覲因

中書令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免其逃逃民能歸者復

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民澄盡劾交城之不上著者賦以時集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雷藩府凡遣使必命澄偕而以澄弟山代為交城令中統元年擢懷孟路總管會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中累官陝西四川道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為宗祀計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咎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往代至則塋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及西南爨羅羅斯內附遂以澄同知宣慰司事北至以疾卒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宜撫大名嘗為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邪乃為

顯所舉中書特去之其耿介如此通考云中統三年鄭鼎遷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趙志除長葛縣邑地卑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使為水田旱則決澗水灌之民獲其利

姜彧字文卿萊州萊陽人張榮守濟南辟為掾累進參議官世祖中統二年與榮孫宏入朝因言李璫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不報明年春璫果反襲據濟南彧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討聞城中糧盡勢蹙彧昏夜言於王曰聞王陛辭日而受詔曰發兵誅叛母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勿令縱兵不則城中恐無噍類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邪彧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始言晚矣王悟明日賊眾開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城中宴安如故以彧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收地縱牛馬壞稼彧請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者寘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遍野久

名為太守桑及轉東平府判官民遮道請留馬為之不行累遷河南陝西按察使以老病歸濟南卒年七十六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邪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擢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遇諸塗楫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以贍王府用挺如其言行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平章廉希憲行省荆南以楫為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來謁楫曰汝輩已為大元民今置吏來撫汝奚用金帛求見為尋除江西道副使時招討使郭昂縱兵俘掠甚眾楫詢得良民六百口遣還

鄉里俄改徽州路總管

通考云時新舊楮幣並行以新易銀或患數多悒極言部內民貧不堪宰臣嘉

其誠視他部

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加徵民鈔已輸二千

錠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曰公欲百姓死邪如欲其死雖萬錠

可徵也巨濟怒始解及考滿去徽屬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

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以兵捕之相拒七月更使人招之

寇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即解散行省名楫至楫單騎趨賊壘

眾見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勝以付我楫自行省請退軍一舍

俟其歸命參政高典如其計賊果降官至東平路總管

胡祇通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世祖

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為員外郎已入為中書詳定官至

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調右司員外郎時阿合馬當國進用

羣小官冗事煩祇通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

忤權貴意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

責之及蒞職以最聞累擢荆湖北道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

不軌祇通察其寃坐告者改濟寧路總管濟寧移治鉅野縣自

屢經兵戈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祇通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

講論期變其俗久之轉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

弱以敦教化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

之重不獲已則繩之法未幾以疾歸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通

為首不赴卒諡文靖

王惲嗣堂記云自號紫山著易直解

程思廉字介甫家東勝州父恒初為沿邊監榷規運使思廉用

薦給事東宮授樞密院監印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

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

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答曰此去敵近中

夜騷動衆必驚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
避之至元十二年入爲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居之
泰然卒不能害累遷河南道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徵租
益急欲緩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必待請民且不堪命矣
卽移文罷徵後果得請旣而河北大澱流民數萬人渡河求食
朝廷遣使集官屬禁勿渡思廉慮其生變曰民急就食豈得已
哉天下一家河南河北皆吾民也悉縱之往且曰雖得罪無憾
章上亦不之罪衛輝懷孟大水及城不沒者數版思廉卽修隄
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俄以憂去初立雲南行臺起
爲御史中丞始至蠻彝渠長來賀意甚侈思廉宣上威德使毋
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爲振起始
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卽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平陽諸郡歲轉
粟北方民勞費數倍思廉爲請改輸河東近倉舊法決事曹吏
得輕重其權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生平累任風
憲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諡養軍力
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闕恤往
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宗親尤
曲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嫌
人不復敢爲善矣卒諡敬肅

問曰事有非理衆所不平履仁蹈義指爲好名中立之途
何者爲程或有作意孰與拂情程公至言善用以宏

雷膺字彥正渾源州人父淵仕金爲御史膺生十歲而孤金末
母侯氏孳之北歸艱險備嘗始篤志於學太宗時詔郡國設科
選試凡古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選遂以文學稱史

天澤鎮真定辟掌書記世祖中統初授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至元中拜監察御史首言當正君心以正朝廷百官且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出爲山西道僉事轉山南湖北道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監及無辜或強籍新民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者凡數千計以母憂去官起浙西道按察使時蘓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行省謂其數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宣布皇澤惠養困窮臣職也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邪省官不能奪年六十二卽致仕成宗卽位朝會上郡名諸故老議政膺爲稱首一日延見便殿賜白玉帶環大德元年卒于京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

上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歛附授真定路管民萬戶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

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少負氣世祖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河南

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素貪冒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同被逮御史對食悲哽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爲見女子泣邪御史慙謝俄見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是吾復何憂成宗大德間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訊帥服田竟歸民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尙足法邪議乃止仁宗召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上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郎中復問誰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不知所薦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尙書卿爲郎中皆

朕親薦也皇慶初出爲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民始免河
患以更田制改饒州路總管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以
清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再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爲
暴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擢廣東道廉訪使先是豪
民瀕海築堰專商船射利有司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
之嶺南地常燠至是始水人謂政化所感尋乞致仕歸文宗天
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道廉訪使或疑其老不果
行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敢避難乎遂行
時穀價翔湧乃下令招集且勿損價於是四方舟車爭至米價
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因列上十二事凡萬餘言目曰中興
濟治策以老引去歸汴出餘祿以施族黨家無甃儲處之晏如
也卒贈河南郡侯諡正獻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少嘗學世祖
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毆人至死者
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爲令順天民王住兒因鬪殺
人其母年七十訴曰妾寡且老恃此兒爲生兒死則妾亦旋死
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因其母宥之執政以聞
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典多掠良民爲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
籍奴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奴得放出爲民者數百人
至元中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
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斃有司坐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
連坐益衆裕曰彼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止議誅首
惡餘各杖釋之部使者錄囚至疑其寬裕遂陳其狀於刑曹竟
從裕議由監察御史拜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鄯

民萬餘戶於西夏有司不與廩食流離載道裕爲計丁給地立
三屯使耕以自養民始得安累除順德路總管有鐵冶提舉張
鑑無子買妾其妻妬殺之裕捕其妻至訊之服辜未幾卒于官
嘗以其兄有鞠育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官至侍
御史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
平尊廉希憲薦於世祖潛邸時真定爲諸王阿里不哥分地王
以礎不附已銜之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
世祖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
倚任待天下平定自遣還也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
出其手初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拘權官
後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之墜
地奴走匿主家礎將以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已爲江
南浙西道副使時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
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浙西宣慰同知劉宣往討宣銳
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綏宜遣人招之以全衆命
宣不可礎曰招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往諭逆黨果自縛請
罪礎釋之宣乃嘆服遷嶺南廣西道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
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尋改安豐路總管卒于官追封清河郡
公諡文敏

脫烈海牙畏吾人世居別失八里之地祖八刺朮始徙真定富
而樂施不償者火其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喜
從文士遊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爲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
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諸政無不舉及僉燕南道應訪司事

在任六年黜汚吏百四十有奇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秘府
經籍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累遷淮東宣慰使卒于廣陵追
封恒山郡公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遊用薦舉入官為
工部主事世祖至元九年轉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為患
訴於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之使東入清苑境伯堅陳其形勢
圖其利害謂果導則清苑徒被淹沒而水必反故道為災請大
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已縣西有塘水溉田甚廣勢
家據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注之田許以溉
田餘月仍得堰水置磴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
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次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
漁伯堅命築公館以代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

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在清苑四

年民親之如父母比遷去立石頌其德通考云至元二十八年

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河昌齡因
度原隰創濬溝澮溉田數百餘頃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並
起直聚黨族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畧地晉城直以其眾歸幕府
承制署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為澤
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隣人戶且約
曰俟業主至當析之以歸逃民間之多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
貧民素無產者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使完聚以兵
死而暴露者多方收瘞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
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求學之士不數年
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廷特命提

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冊曰牧養斯民既富宜教盡人能知應以文貌千田萬書
蒸蒸英妙如斯有幾廣陵之調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進士未官而國亡世祖至元十三年從鄉
郡守將內附授知海寧州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見其門無
私謁官署蕭然凡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且戶口增田
野闢桑柘榆柳交陰境內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為舉夢解才
守兼備宜權清要在任將十年始滿去閱五年屬海寧饑江浙
行省檄夢解分賑復至州即親履村落與父老道故人給以米
所活四萬餘人南臺御史苟宗道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
總管府事尋擢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率不至
夢解必親歷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
餘人又不反邑州黃震賊罪及藤州唐氏殺夫罪兩大寃獄成

宗大德中累遷廣東廉訪使既老乃納祿退居杭州所著有周
官考舉秋發微各數卷學者稱為魯山先生同時有陸壺者
字仁重江陰人也與夢解齊名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丞
相伯顏舉師南下壺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鄉人入見幕府
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伯顏奏授同知徽州事以廉能擢置
臺憲積官浙西廉訪使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
卒諡莊簡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世祖至元二年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
為御史臺掾擢監察御史會宋亡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
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鎮之詔從其請趨拜行臺侍御
史成宗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

成問之但俛首泣不語茲大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爐中得其遺橐今藏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出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或遂得釋十年改陝西參政時陝西亢旱久道過西嶽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安西不雨者三年矣民饑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宮果大雨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開封郡公諡莊肅

許維楨字周卿遂州人世祖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日噬人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甚復禱於神大雨一晝夜蝗盡死是冬與父老相與愁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再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召用未及而卒

開口至誠感神非有他術好事喜談啓人之惑陰陽一理
祐在正直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福州招捕使至元十三年以全閩圖籍來降除參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使日本宣諭至其境遇害紀事本末云積翁取芝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舟人不願行共謀殺之時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事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順昌縣尹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特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少頗易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宵縈皆膠貽不敢欺學舍久堙不治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即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副使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改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

最精遷郴州路總管郴民染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
 籩豆簠簋笙磬琴瑟諸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開曉以義理俗為之變尋移饒州路年饑米價翔湧都
 中出官倉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謂須糶以下等價民乃
 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都
 中曰饒去杭二千里往還定議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
 安能忍死以待邪歲額包銀戶不過二兩州縣徵加十倍都中
 責之一以詔書為斷俄以內憂去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舊
 制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行都中曰
 為政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編歷二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為
 損益役既平而課亦足俄遷福建道宣慰使後改浙東文宗天
 曆初又徙廣東道三易鎮所至皆有聲順帝元統初廷議以兩
 淮鹽法久壞仍命都中理其事既至即前所行於浙者次第施
 之漕政賴以修舉尋拜河南參政中道以疾歸卒諡清獻都中
 歷官四十載清白得之家傳所賜田宅外不增一墮不易一椽
 廩粟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中年尤致力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
 詩集三卷書史會要云大字似其為人小楷亦善子吟字季野官成都路判官
 清俊有父風真尊哲師二王度越逸輩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成宗大德末年以年
 勞授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調掌儀署令未幾改內宰司丞
 奉中旨徵河南民通糧德溫輒平其價令輸鈔以償民甚稱便
 復轉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
 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積
 官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傲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

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姦者罪加等於是糧不踰期而集俄授承平路總管承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為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有豪民武斷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書其過於門承平古孤竹國也有伯夷叔齊廟而祀禮猶未備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著為式表廟額曰聖裔卒封彭城郡侯諡清惠諡都刺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伐宋仕至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以蘭為氏諡都刺通經史在翰林院職書制誥成宗命書藩王漆力之旨諡都刺曰此旨非惟有損國體且為民笑矣帝聞之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

魯花赤以政聞文宗至順初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諡都刺驗之皆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邪城臨漢江歲被淹沒為築隄外城水患遂息順帝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有馬賊白書劫人日久不能捕諡都刺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誣以枉勘縱之去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多病民為害諡都刺裁抑之不稍徇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武夷山志云諡都刺行省左丞忻都子也嘗為福建道宣慰副使武夷四曲有御茶園南北五里大德已亥設場官二員製茶為貢每歲驚蟄有司循舊典致祭令眾鳴金鼓揚聲齊喊曰茶發芽旁有通仙井旋即漸滿以此製茶與于常品造茶畢泉亦漸縮故名呼來泉諡都刺乃更建喊山臺作亭其上曰喊泉亭俾修貢之與承為成規而自為之記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仁宗延祐二年進士授會昌

州判官州民素不知井飲汲河流每多疾癘且不知陶瓦止以茅覆屋所在輒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此二患更創學舍禮師儒勸民出腴田以饒士弦誦之聲頓盛歷官歸安縣尹以翰林待制致仕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九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階止四品於法不得升遂止未幾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特舉烏程令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順帝至正初累拜侍御史性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劾其賕私罷去臺臣辨其在復起參議中書省事帝閱連年水旱民多失業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守令納參知政事魏中立言

中立字宗先河內人

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尙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爲妖以禍福人鏞至卽徹其祠宇沉土偶入於江凡境內淫祠不合祀典者悉毀去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鏞知民可教俾其俊秀入學求術儒列爲五經師刻望必幅巾深衣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治暇卽延見師生與講討經義由是人各自力於學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鏞居官解自奉澹泊簞食十之八之餽使者至外郡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欲往往銜之謗騰起其使饒者鏞延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無有後言十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丞相脫脫在位參政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言不見聽帝以其優於治郡而執政非所長仍出爲甘肅參政再遷西臺中丞卒于官

開曰饒故楚地夙尚巫鬼時當元李風行尤鞞毅然去之盜無所祀梁公以來一人而已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士宗顯世以武弁入官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仕及生子乃命是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登仁宗延祐二年乙科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暨婺源吳江二州知州長洲為文傳鄉邑至則從闕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視者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助民得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申妻王氏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發其事王厚賄妾父買隣兒為妾所生謂兒實不死文傳令妾抱乳之兒啼不就乳妾父此實遽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王遂伏辜丹徒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文傳鞫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為終

養文傳謂不可以情曲法仍坐為首者死婺源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柩累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名耆老以禮訓告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文傳即其故宅建祠俾朱氏世守新安文獻志云熹原籍婺源以父松官于闕遂居之安仍以次子塾之後還居婺源守順帝至正三年召修宋史書成擢集賢待制以禮部尚書致仕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英宗至治二年進士三遷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奸黠藉以致富更分黨數十輩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者輒先誣以事前後戕人甚眾民銜冤不敢訴興祖至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

伴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者鞠之欵服友文自
至官營救與祖併執之須臾訴冤者百餘人擇其重者一二事
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真之法政聲赫甚順帝至正八年遷
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獵賊將迫城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
屯兵城下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夜詣說畱之哈刺帖
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與祖許之明日
入視事即勸諭諸商貸鈔且取郡中白桐板爲楫日中皆備哈
刺帖木兒喜遂畱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甫抵任一日具五百
楫疑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徭屢竊發與祖以手榜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
苗與祖爲文禱於天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與作賑貧
乏輕徭薄歛郡中大治以年老致仕

音奴字志能唐兀氏世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再轉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
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剖決彰德富商任某抵睢陽驢
斃令鄒某剖之任以怒毆鄒經宿死鄒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
於官官納任賄謂鄒非傷死反抵孫罪王來訴即破械出孫於
獄呼府胥語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鄒事禱諸城隍神令
神顯告有睢陽小吏畏其嚴明且懼神顯赫乃以任所賂鈔陳
首曰鄒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罪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任始
伏罪又寧陵民楊某夙覬王某田不能得值歲饑王攜妻就食
淮南得疾死其妻還則田已爲楊據訴之官楊僞作文券曰王
在時已售乃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楊懼先期以羊
酒免巫祝神及詣祠相質果無驗觀音奴疑之名巫詰問巫

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因訊得實坐楊
罪責神而徹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立取蝗以
水碎之而飲是歲蝗不爲災官至都水監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山東征行省譯史累擢
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爲則吏得
高下其手貧乏不勝者多破產失業景亮知其弊始覈驗田畝
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民不勞而事集郡學政久弛從祀諸
賢無塑像諸生無廩給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之備儒風大
振性廉介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其飯部使者上其事
特詔褒美改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尙氣節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
累辟江浙省掾史會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貢
舊有之船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杜官吏掊克弊中書
省如其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
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郡中計口授鹽民困於
誅求乞減鹽五千引運使弗從及克敬爲轉運使首議減紹興
引額衆謂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
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之命乎且浙右諸郡商賈輻
輳未嘗以口計也始定議歲減食鹽五千六百引遷漕運萬戶
府經歷紹興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拘民船
備短送及至海次主運者不卽受多致耗缺良曰運戶既有官
賦之重何復爲是紛擾乃責其自載糧入運船船爲風所敗者
例覈實除其數良取吏牘披閱卽除積糧五萬三千石鈔二百
五十萬緡遷檢校江浙有請中書訟松江富民匿湖田沙蕩爲

糧一百七十餘萬石鈔五百餘萬緡宜設官追取遣良驗視至
松江反覆以破其誑謂言者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
冀創立衙門爲徽名爵計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
養根本之策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有小吏
誣民包隱田租九千餘石前後株連至千家數遣官按問無實
有司尙喜事復勒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良言是州之糧比原
額已增豈復有欺隱詭寄者行省以良言悉蠲之在任歲餘以
淮東道副使致仕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順帝至正二年進士遷永春縣尹始至
賑饑僅止橫歛均賦役減口鹽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
息民安復新學宮延師需以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
亦安焉琦適在邑境盜遙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

百姓者何幸之甚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因立馬開
諭衆皆投刃槩請自新自是威行境外泉邵饑民多就食永春
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爲糜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安溪寇數萬
來襲城琦名邑民諭曰汝等能戰則與城俱存不能則我當獨
死衆爭奮曰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異賊邪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大小十餘戰賊大鈔去尋調寧德縣尹遂去官
後至元二年江州大饑總管王大申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
富人雜徭以爲息約豐年還之民始得生其循聲與琦埒

冊曰長吏恣貪吸民膏髓一旦有事出乎反爾智哉王盧
心存惠賚民以無虞身用安泰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初爲崇安縣尹崇安田分五十都額糧
六千石人家田跨數都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糧僅升

斗以四餘家而合一千石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
家之役伯顏曰貧富不均至此乎乃取糧籍分計悉以糧之多
寡受役貧民始得休息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漑田數千畝歲久
溝堙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悉復故跡而田得常
稔安慶路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囚至求其黨囚與卒結謀將肆
虐良民家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鈔之連
逮無濫及崇安者後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多
異政賊劫汲縣民張聚鈔并殺之日久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
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戰怖什地具言賊姓名及所
在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沐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復為文禱
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且稿又詣城北蒼谿神祠祈祝

俄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行不數里雷雨大至秋滿以親

老去先是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蝗患遂息

許義夫碭山人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力穡見民勤者

出已俸賞之惰者示以罰不三旬境內饒足後調封丘尹至正

中郡饑盜群起義夫聞賊至近郊單騎出迎之語曰封丘邑

小而貧民已駭竄幸無入吾境言辭懇款賊遂他往縣賴以安

續言行錄云大德辛丑七月颶風海鹽水暴溢危倪驚奔官屬
備舟適知州于弘毅獨留服臨洵拜顧曰邑以沉淪某將安往
乞死此語竟反風水復故道時江陰尤甚編氓胥漂溺避而存
者咸造幾州聞之省未報知事宋仲仁亟發廩賑之日人七日
不食且死繼位矯令惟某罪者擻果驗月始下史繩武主簿之
抵新淦也自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有陽入死者坐訟連逮八十
五人繼武察陽八為盜被殺罪應死所連獲釋是夕大雨阿昔
臨之在信州也故掠嘗輸鈔江東道鄱湖寇掠之繫責三年
驚妻孥莫能償阿昔首捐俸諭諸掾助免它如竊木當答木主
答謀杖一犬前柳枝俛首若訴因如母死竊以完棺原

其善於門以幾出入豪不敢復逞時至治二年事也
尚許有木炭由州抵蒙路飽糜印上白西省蠲之擢上高縣尹俗
民市臣嘉其救荒有緒已復新喻判官時蒙山銀場以官估抄
人省巨室發贏糧賑濟已復新喻判官時蒙山銀場以官估抄
森激巨室發贏糧賑濟已復新喻判官時蒙山銀場以官估抄
焯蓬勃公學推魁為八人時粟十千碎枕野屬倉庫重罄
蒙古字學推魁為八人時粟十千碎枕野屬倉庫重罄
水庸田副使所著水利書具存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
岸以固已督六郡夫疏導吳淞一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
祐初出知崇明州鹽官海激岸一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
公結通梗澁復室泉眼覆舟訛傳有物惟中書檄之不兼旬德
完會通梗澁復室泉眼覆舟訛傳有物惟中書檄之不兼旬德
惠河關底鑽水沈湧流覆舟訛傳有物惟中書檄之不兼旬德
七十餘里萬畝不納後果湮塞大德中重勞平章闊里不先此而
他濬千戶是年浙西濬建言河沙匯乃吳松咽喉不先此而
海道千戶是年浙西濬建言河沙匯乃吳松咽喉不先此而
並美真寔節南山之詩妓樂屏去一座肅容是又皇甫錄事
周以和故獄絕舞文庭無冤訟則燕允賢推官介潔素礪非
弗以和故獄絕舞文庭無冤訟則燕允賢推官介潔素礪非
其善於門以幾出入豪不敢復逞時至治二年事也
其善於門以幾出入豪不敢復逞時至治二年事也

續弘簡錄卷二十七終

